福州上執政書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福州上執政書
作者：曾鞏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南豐文鈔/002卷》

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：

竊以先王之跡去今遠矣，其可概見者尚存於《詩》。《詩》存先王養士之法，所以撫循待遇之者，恩意可謂備矣。故其長育天下之材，使之成就，則如蘿蒿之在大陵，無有不遂。其賓而接之，出於懇誠，則如《鹿鳴》之相呼召，其聲音非自外至也。其燕之，則有飲食之具；樂之，則有琴瑟之音。將其厚意，則有幣帛筐篚之贈；要其大旨，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。其人材既眾，列於庶位，則如《棫樸》之盛，得而薪之。其以為使臣，則寵其往也，必以禮樂，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；勞其來也，則既知其功，又本其情而敘其勤。其以為將率，則於其行也，既送遣之，又識薇蕨之始生，而恐其歸時之晚；及其還也，既休息之，又追念其悄悄之憂，而及於僕夫之瘁。當此之時，后妃之於內助，又知臣下之勤勞，其憂思之深，至於山脊、石砠、僕馬之間；而志意之一，至於雖采卷耳，而心不在焉。蓋先王之世，待天下士，其勤且詳如此。故稱周之士也貴，又稱周之士也肆，而《天保》亦稱「君能下下，以成其政；臣能歸美，以報其上。」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，可謂至矣。所謂必本其情而敘其勤者，在《四牡》之三章曰：「王事靡盬，不遑將父。」四章曰：「王事靡盬，不遑將母。」而其卒章則曰：「豈不懷歸？是用作歌，將母來諗。」釋者以謂：「諗，告也。君勞使臣，敘述其情，曰：豈不誠思歸乎？故作此詩之歌，以養父母之志，來告其君也。」既休息之，而又追敘其情如此。繇是觀之，上之所以接下，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；下之所以事上，有養父母之心，未嘗不以告也。其勞使臣之辭則然，而推至於戍役之人，亦勞之以「王事靡盬，憂我父母」，則先王之政，即人之心，莫大於此也。及其後世，或任使不均，或苦於徵役，而不得養其父母，則有《北山》之感，《鴇羽》之嗟；或行役不已，而父母兄弟離散，則有《陟岵》之思。詩人皆推其意，見於《國風》，所謂「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」者也。

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，方興先王之治，以上繼三代。吾相於時，皆同德合謀，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，豈異於古？士之出於是時者，豈有不得盡其志邪？鞏獨何人，幸遇茲日。鞏少之時，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，以幹當世之用。今齒髮日衰，聰明日耗，令其至愚，固不敢有僥進之心，況其少有知邪？轉走五郡，蓋十年矣，未嘗敢有半言片辭，求去邦域之任，而冀陪朝廷之儀。此鞏之所以自處，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。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，敢布於下執事者，誠以鞏年六十，老母年八十有八，老母寓食京師，而鞏守閩越，仲弟守南越。二越者，天下之遠處也。於著令，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，同居之親當遠仕者，皆得不行。鞏固不敢為不肖之身，求自比於是也。顧以道里之阻，既不可御老母而南，則非獨省晨昏，承顏色，不得效其犬馬之愚。至於書問往還，蓋以萬里，非累月逾時不通。此白首之母子，所以義不可以苟安，恩不可以苟止者也。

方去歲之春，有此邦之命，鞏敢以情告於朝，而詔報不許。屬閩有盜賊之事，因不敢繼請。及去秋到職，閩之餘盜，或數十百為曹伍者，往往蟻聚於山谷。桀黠能動眾為魁首者，又以十數，相望於州縣。閩之室閭莫能寧，而遠近聞者，亦莫不疑且駭也。州屬邑，又有出於饑旱之後。鞏於此時，又不敢以私計自陳。其於寇孽，屬前日之屢敗，士氣既奪，而吏亦無可屬者。其於經營，既不敢以輕動迫之，又不敢以少縱玩之。一則諭以招納，一則戒以剪除。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，其不變者亦為士吏之所係獲。其魁首則或糜而致之，或殲而去之。自冬至春，遠近皆定。亭無枹鼓之警，里有室家之樂。士氣始奮，而人和始洽。至於風雨時若，田出自倍。今野行海涉，不待朋儔。市粟四來，價減什七。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。故寇旱之餘，曾未期歲，既安且富，至於如此。鞏與斯民，與蒙其幸。方地數千里，既無一事，係官於此，又已彌年，則可以將母之心，告於吾君吾相，未有易於此時也。

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，思勞歸之詩，本士大夫之情，而及於其親，逮之以即乎人心之政，或還之闕下，或處以閑曹，或引之近畿，屬以一郡，使得諧其就養之心，慰其高年之母。則仁治之行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，其流風餘法，傳之永久。後世之士，且將賴此。其無《北山》之怨，《鴻羽》之譏，《陟岵》之歎，蓋行之甚易，而為德於士類者甚廣。惟留意而圖之。不宣。鞏頓首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